

夜过黄河

符纯荣

此生有幸，在我还很青涩的学生时代，便见过黄河、行船长江。

完整归属于中华民族和这个伟大国度的两条世界级大河，无论从流程长度、流域面积还是人文历史，在这个世界都是举足轻重而无可替代的存在。黄皮肤，黄种人，黄河水，炎黄子孙，一个民族的血液和情感，由此注入基因、维系永生。因此，多少年来，黄河在华夏儿女心中的地位，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而不可亵渎。

迄今为止，我只见过黄河两次，但她给我的印象和痛感，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可以比拟。

十七岁那年深秋，我出了一趟远门，目的地是首都北京。夜半时分，天气特别寒冷，我的心里却因为从未有过的激动、紧张而热乎乎的。我跟随拥挤人群，登上带“T”字头的绿皮火车，以当时看来完全可以称得上“风驰电掣”的速度，第一次独自离开达县、穿越巴山，朝着那无比向往的远方驶去。

其实，说是独自出门也并不准确，因为还有二哥同行。二哥大我四岁零一天，刚过弱冠之年，也从未出过这么远的远门，与我自然有着相同的兴奋。为了我们这趟出行尽量安全和舒适一点，父亲特别托关系“走后门”买到两张火车卧铺票，可算是狠狠地出了一次“血”，但我们却以难得躺卧休息一阵子的举动，很大程度地浪费了父亲这番好意。

两个黑夜加一个白天的路程，是在我们难以平复的激动中度过的。千里巴山似乎无有穷尽的隧洞、桥梁，江汉平原、华北平原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辽阔无际，被火车不断丢在身后的村庄、城镇那风格各异的陌生面孔，千篇一律却自有名分与内蕴的大小车站，精明商贩那操着南腔北调的滑溜吆喝，都给了我们一个纷扰而全新的世界。

到这个时候，我终于切身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如此广阔与浩繁，南来北往的每一个“小我”、每一趟火车，路途经过的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乃至我们遇见的每一个迎来送走的站台，都只不过是一枚小小水滴，融入这片看不到边际的海洋，顿时变得无比微小，微小得连自己卑弱而惶惑的心跳也完全听不到了。

一路上，火车朝着东北方向飞驰，带着尖利的呼啸和沉闷的喘息，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跨过一条又一条河流，窗外景致也从五彩斑斓的巴山秋色向着莽莽苍苍、色调单一的中原和华北大地转换。我打开出发前专门购买的一张地图，在标识各个省份的不同色块中寻找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徘徊于后河、任河、汉水、大巴山、武当山、紫阳、安康、十堰、襄樊、洛阳等陌生地名之间，勾描出一条弯弯拐拐的行进路线。

于我而言，这条路线实在是意义非凡，我第一

次走过的五千里长路，注定存留于我的生命历程之中，为若干年后的回忆增添一抹满是青春激情的亮色。

由于使用过于频繁，那份崭新的、对开六折的地图折页，很快变得毛糙不堪，图上点位也因笔触过多而墨痕深重。尽管如此，我却怎么也不舍得扔掉。回家之后，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张地图折叠起来放进书桌，保留了很多年。

经过一个黑夜连着一个白天的奔跑，火车与我们一样热情不减。随着夜幕再次降临，中原大地迎来了大面积的沉默，不时有村镇或小站携带着些微亮光一闪而过。驶离郑州火车站时，夜已很深，突然听见有人说，前面不远就要过黄河了。正打算躺下休息的我立时兴奋起来。透过车窗，只见郑州城郊的灯火忽明忽暗，影影憧憧的大平原，一远再远的地平线，朝着夜的深处退隐，忽而几幢房屋从前方飞了过来，转眼又被车轮与铁轨碰撞出的“哐当”声甩在身后。车厢内，灯光惨白、黯淡，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像极了南来北往者疲于保持警惕而昏昏欲睡的陌生面孔。

夜色无边的黑，可以是彻底收拢，也可以是想象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另一种呈现。我能想到的黄河，大水汤汤，奔腾向前，携带着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情感与铁路，令人内心安定。但经过黄河大桥时，除了铁路线上接力般的灯盏，外面漆黑一片。在微弱灯光照耀下，我一下子从梦想中的画面回到现实面前，努力翻开黄河的容颜，只见河床宽阔，河滩空旷，俯首于混沌夜色之中，似乎有着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流动，伸长脖颈反复搜寻，却怎么也看不清楚。

此时，火车奔行于桥面之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急促而有节奏的铁轨碰撞声不断被投掷在巨大旷野，分外显得空荡而辽远，仿佛在北方特有的严寒狠心切割下，纷纷变得支离破碎。就那么几分钟，无比神圣的母亲河便在我的极目注视之下消失在夜色里，不留一丝痕迹。

好在几天以后，我们从北京返程，再一次经过黄河。此时是黄昏，夕阳即将掉落在远远的地平线上，金灿灿的阳光铺展开来，将轮廓分明的河床照耀得分外明亮。我们的眼前，是大片铺展的河滩、彻底裸露的河床和遍地干裂的河底，在空落落的苍黄沙土中，好不容易出现了一条浑浊流水，却是令人难以接受那般弱小。它的流淌如此小心翼翼，似乎一不留心就会消失在布满凶险的旅途。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气势磅礴的诗句中，冲积出华夏文明的黄河，带着使命般从天而降，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我压根没有想到情况竟然是这样的，一条闻名于世的大河，一条奔流到海的大河，难道不应该是波涛汹涌、船帆如云的繁盛景象吗？从雪域

高原开始汇聚的众多流水呢，它们究竟去了哪里？面对旷野般苍茫的大片河滩，面对形销骨立、几近断流的大河，我的内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失望，不由得涌起一股无从释怀的怅惘与悲伤。

这就是我们通过书本早已认识的黄河，这就是哺育伟大中华文明、洗濯华夏史册的黄河，这就是我们无限憧憬和深深热爱的黄河！我所知晓的是，她从青藏高原发源，一路向东，经过雪域高原圣洁的祈福、九曲环流依依的回望、草原沙漠神祇般的托举和黄土高原深情的挽留，由于在漫长而艰辛的路途夹带大量泥沙，很长一部分河段都是浑黄的。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本该汇流成势的下游，她却如此地声嘶力竭，如此地令人心疼！

需要经受多少苦难、多少挫折、多少压榨，才会变得如此地营养不良？需要养育多少瘠薄土地、养活多少鲜活生命、付出多大艰辛努力，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老迈母亲般憔悴不堪的容颜？

车窗外，大地依然辽阔。铁轨向着没有尽头的远方延伸，每一列火车都在快速奔跑，不断有另外的火车从对面飞一般驶来，与我们交错而过，带有巨大冲击力的呼啸，立时在空气中引发一阵经久不息的颤抖，很快又消散于辽阔的大平原，仿佛从来不曾出现似的。空旷河床的两岸，是一座座经历改革开放十余年进程的城镇、村庄，正以从未有过的激情与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这些光彩焕发的时代容颜，一定得益于黄河水呕心沥血的深情滋养。

无比神圣的黄河，养育璀璨文明的母亲河。沧海桑田，亘古流淌，有洪涛激流的昂扬，也有声嘶力竭的绝唱；有笙箫琴瑟的柔婉，也有洪钟大吕的豪放。从来没有哪条河流可以像黄河这样，负载着深重的苦难，持续滋养富足而又贫苦的土地。这饱蘸热血经年书写的悲壮诗篇，本就是一片土地、一个民族无比厚重的血泪史、成长史。

在火车不知疲倦的行进声中，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抑制不住情感的撞击，我打开日记本，坐在卧铺上写下一首题为《夜过黄河》的小诗。初稿甚为粗糙，后来经过一些修改，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敢轻易探出头去/细数遍地苍茫。夜色浑浊、辽远/细小沙粒捂住尖利的疼痛/用干裂风声、抽打飞逝而过的车窗

事实上，我只是安静地坐着/在内心喊出：黄河/虚无的黑夜，河床被波浪反复冲刷/沙粒从不剔除宽阔的涛声

感动于这一刻，绿皮火车上/一只矿泉水瓶遭遇的阻隔——/岁月苦难而漫长，娘的奶水已被吸干/别再砸痛她干瘪的乳房……

夏天书（组诗）

黑马

夏日是馥郁的

夏日是馥郁的，前世的码头上
小小灯笼照彻湖泊
你的纸鸢很美
天空和树林也很美，你的眼睛更美
飘香的米，睫毛上的细雪

少女坐在河畔，一路蝉鸣
内心灌满虫声，被雨滴打破的寂静，宽广的甜
风越来越紧，泪眼婆娑
让心爱的人守住秘密
村庄的曙光是从我身体内驶出的麋鹿
驶进雨水的前途，或者源头

壁画醒了，村庄的羽翅和枯木醒了
醒了，篝火的小小火焰
把秋水的身子交还甜蜜的爱人
怀抱湖水和蓝天
啊，夏日最美的忧郁
风的翅膀醒了，时光缠绕在我们身边

夏天的雨

在故乡夏日的屋檐下
你尝试着打开一滴雨水的伤与痛
试着打开蛙鸣里的乡音
多少雨水拍打着窗棂
唤醒了万家灯火

让我归来押韵的足音
去应和恋人手抚琴瑟的风雨苍茫
你的浅笑，如薄薄的羽翅
都是悄悄闪动的良宵

而那些隐退了的星群
在时光之外，有了新的曙光
成吨的抒情也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
阵雨搬来了强大的时光

你静静地站着，山坡上葵花一片
领着背诵光阴的孩童
感动的雨，是落在白纸上的辞令
我们一路走下去，任时光翻动

我知道，雨霁的天空是更蓝的怀抱
彩虹是你昨夜谱好的乐章
内心柔软的云朵
一如安睡的羔羊

怀念你，雨成为一条心路
是晨曦的一夜乡愁
夜晚的琴弦，呵护着我内心的城池
落在纸上，都是无边的辽阔

荷之心

在荷塘，我读到一部关于荷花的史诗
隐居一隅，荷花妍妍
藕海的烟雨朦胧
冥思，怀想，让人九曲回肠

微醺的夏风中，有了醉意
亮出脉脉书香，一切恍如前世
思念无边无涯，提神醒脑
沉浸在如梦似幻的晃动里

在透明的澄澈里，舒展盛开的手掌
读荷，读干净的灵魂
临水而歌，上下求索
让带露的诗词，成就一段爱莲说的佳话

叩开心扉，打开七月的烟波
温润而浩渺
一种气贯长虹的美
收获命运的光芒，歌谣，和缕缕炊烟

和沸腾的时光一样
含苞的箴言，透明而嘹亮
亮出生命中的底色，铁骨铮铮的信念
万物葱茏，万物重新开始

读一颗心，像无声的细雨，润物芳醇
我伸出感恩的手掌
托举着，纯净的滚动的露珠
含着内心炽热的火焰
旗帜鲜红，大爱无边

一首写在水边的诗歌，写下无边的感动
一枝独秀，足以胜却人间无数
是荷，一再让我辽阔、博大
而又内心一团锦绣

点亮眼睛和心灵的诗行

——《季川诗选》读后

白耀文

这里是陕北。一场漫天的雪刚经过这里，素雅的洁白遮盖了一切，冷峻的风吹过北方寂寥空旷的山川和原野。午后，阳光循着窗户迤邐而来，投射在静谧的书房。我的面前是江苏诗人季川先生的诗集《季川诗选》。捧读着书卷，我的心境是温暖而欣喜的。这样的午后，正是读诗品茗的最佳时间。

十多年前，我在网上与季川先生相识。在博客上，我看到他接二连三在报刊上发表作品，隔三差五获得各种征文奖。作为业余写作者，我惊诧于他的出手之快、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我们所处的时代，高频次的节奏、高运转的速度令人疲于奔命、劳累至极。在如此高强度的生活频率下，让自己“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去读书写诗，谈何容易？他用一支笔和一张纸，在尘世之中点亮双眸，胸怀明月，心如止水，难能可贵。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他心无旁骛，潜心写作，从地方小报到民间杂志，再到《诗刊》这样的国家级刊物，一路汗水、一脸风尘，其中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本《季川诗选》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阶段小结，也是他写诗二十八年夙兴夜寐、苦种勤耕的必然结果。

季川的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诗歌一直穿行于时间和生命的体验之中，是忠于他灵魂世界的作品。他的诗句质朴纯净、温暖和煦，书页里充满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他为祖国放声歌唱，他对故乡充满眷恋，他礼赞生活、歌颂爱情，他体悟季节变化、书写旅途见闻。这些诗作，是内心的倾诉，是悲悯情怀的结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震。

我扎下根就不会动摇的家园

她的脊背就是祖国的脊背

她的方言就是祖国的方言

她的习俗就是祖国的习俗

她的血脉就是祖国的血脉

她的誓言就是祖国的誓言

——《祖国，我的家园》

干净澄澈，没有丝毫的怨怼和哀愁，对祖国的

热爱生发弥漫在字里行间，有着近乎天然的庄严感和自豪感。这种细节之处的美感，如阳光般的温情感意，直抵心灵深处。

有家国情怀，就有故土之思，这是一以贯之的。他写村庄：那群方言外出打工过年就回来了/那头水牛静静卧着懒洋洋的时光/那声唢呐把妹妹的心嫁出了山外/那座新坟让爷爷的一生入土为安《依依厚土》。农耕文化下固有的秩序正在被打乱重新洗牌，几组意象的叠加，形成了强有力的精神气场，令人有所思，也有所悟。他写桑园村：我一回到桑园村/就格外地小心/我怕我蹩脚的普通话/绊倒了乡音《桑园村》。这种思绪的旋转，久别故土产生的不适感令人纠结，对故园的不舍与眷恋绷紧了那根思念的神经，释放出无以言说的情感讯息。由是观之，桑园村是他自己的血脉根系，也是浓缩的当代中国。他写妈妈：妈妈，我是你的血液和钙质/是你的理想与荣光/是你的思念越来越瘦的日子《妈妈》。这首叫《妈妈》的诗，刺痛了游子与母亲隔空对望的伤口，高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的母亲令人景仰，让人那么心疼。

如果你有春天，请送给王二宝

咱村的小木匠，他的哑妻刚刚出走

春天只要喊三声，她准回来

——《如果有春天，请送给……》

这样的语言看似平淡，实则奇巧。春天只要喊上三声，小木匠王二宝的哑妻“她准回来”。诗人是善良的，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诗句来温暖孤寂的灵魂，用一支妙笔点亮了尘世中人们浑浊的眼睛。

别林斯基说：“爱情是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他这般吟咏爱情：那时候，我的疼痛是秋分/是秋分时挪不动脚步的一棵树/是树上最先落泪的一片叶子/是叶子嘴唇里含着一番别离《因为爱，所以爱》。爱情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爱恋时无言的一瞥。再且看：乘风而来的白马王子/请不要弄疼我的目光/请不要轻易

说出那个字/把我晶莹的梦幻打碎《含羞草》。如果说爱是缥缈的梦幻，是美丽的谎言，那么这首《含羞草》里表达的情绪，则是建立于思考之上的顿悟，已然走出了芳香如昨的夜晚，是冷静的克制。

他行走在农历的四季之中，将节日的氛围铺陈在三尺纸笺上：

年复一年，春暖又花开

日复一日，回忆重相逢

那些恩情与厚德是一个世界

这些感动与默念是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亲爱的门啊

就让泪水去打开……

——《清明》

清明，这是二十四节气里最为扎眼的节日，是生者和逝者共同拥有的节日。两个世界，回忆重逢，倚墓思亲，心泊天涯。塞·约翰逊说：“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即创造出使人意想不到的、惊叹不已和赏心悦目的东西。”这种沉着、理性、内敛、创造性的抒情，足以让读者的心灵产生强有力的震动和翕应！

他行走山水间，走到哪里诗歌之神如影随形。他邀李白上扬州：三月的“梅兰春”酒啊/加入你的肺腑就会溅出三千尺诗行《烟花三月上扬州》；他与南雁荡山低语：一直跟踪的浮躁被草木瞬间打发/一直挤满的世俗被空灵慢慢腾空《南雁荡山》；他和东海的水晶对话：我要握住这些露出的风雨、日月/物理的迁移，化学的忧伤/我要揭开这些地下的谜底、时光/一千次的掩埋，一万次的新生《在东海，与水晶一起明亮》。这是人与自然的精彩对白，是月出东山，是空谷传响，是隔水问路，是对生态文明深情的呼唤。

季川先生是我未曾谋面的师长，从陕西到江苏，感恩诗歌将我们紧紧相连。元好问曾有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隔着二十年的行走和三千里山河，祝福季川先生，让诗行点亮我们的眼睛和心灵。